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基督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著 阿源◎译



(全译本)

上卷

基督山恩仇记

(上)

(法国) 大仲马 著

阿 源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恩仇记 / (法)大仲马著;阿源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500-0868-7

I. ①基… II. ①大… ②阿…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8734 号

JIDUSHAN ENCHOUJI

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 著 阿源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4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868-7
定 价 110.00 元(上下卷)

赣版权登字 05-2014-2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大仲马（1802—1870），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报刊连载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作品，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大仲马一生作品颇丰，除了《基督山恩仇记》，他还有九十部戏剧和约一百五十部小说。其中，《亨利三世及其宫廷》（戏剧）、《拿破仑·波拿巴》（戏剧）、《三剑客》（小说）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基督山恩仇记》是大仲马于一八四五年八月起在巴黎《辩论报》上连载的小说。故事描写了基督山伯爵复仇的经历。水手邓蒂斯航海归来，准备与女友美茜蒂丝结婚。嫉妒邓蒂斯才能的会计邓格拉司联合邓蒂斯的情敌弗南诬告他是拿破仑党人。检察官维尔福为了一己之私，尽管明知邓蒂斯清白无辜，还是将其打入死牢伊夫堡。在牢中，邓蒂斯遇到了神父法利亚，获得了对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后来，邓蒂斯逃离伊夫堡，取得基督山岛上的宝藏。他化名基督山伯爵，重返人世，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全书情节跌宕起伏、描写细腻真挚、布局清晰合理，特别是它的对话，流畅自然，极好地揭示了人物性格特征。本书堪称世界通俗小说的典范，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二〇一四年二月

目 录

上卷

第一章	船到马赛	1
第二章	父亲和儿子	10
第三章	迦太兰村	18
第四章	密谋	29
第五章	喜宴	37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50
第七章	审讯	61
第八章	伊夫堡	72
第九章	订婚之夜	83
第十章	土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88
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王	97
第十二章	父亲和儿子	105
第十三章	百日王朝	113
第十四章	两个犯人	120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30
第十六章	意大利学者	146
第十七章	长老的囚室	155
第十八章	宝藏	176
第十九章	长老之死	188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197
第二十一章	狄波伦岛	202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	212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218
第二十四章	珍宝	226
第二十五章	重回马赛	234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240
第二十七章	往事	254
第二十八章	档案	269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276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88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303
第三十二章	醒来	329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35
第三十四章	显身	366
第三十五章	锤刑	385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397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陵墓	413
第三十八章	约会	429
第三十九章	贵客	435
第四十章	早餐	454
第四十一章	会面	465
第四十二章	管家先生	480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的别墅	485
第四十四章	为亲人报仇	493
第四十五章	血雨腥风之夜	519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535
第四十七章	波起灰斑马	552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战	567
第四十九章	希腊女郎	579

第五十章	摩莱尔的家庭	584
第五十一章	情人相约	594
第五十二章	毒药的学问	606
第五十三章	歌剧《恶魔罗勃脱》	624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伏	641
第五十五章	少校卡凡尔康德	653

下卷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665
第五十七章	大门口	678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689
第五十九章	遗嘱	698
第六十章	急报	707
第六十一章	驱逐睡鼠	717
第六十二章	幻影	728
第六十三章	晚宴	738
第六十四章	乞丐	749
第六十五章	夫妻间的争吵	759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768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779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790
第六十九章	调查	799
第七十章	舞会	809
第七十一章	面包与盐	819
第七十二章	圣·米兰夫人	824
第七十三章	诺言	837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的家墓	868
第七十五章	会议记录	877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889

第七十七章	海蒂	901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924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944
第八十章	控诉	959
第八十一章	退休面包商的房间	965
第八十二章	夜盗	987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1003
第八十四章	波香	1010
第八十五章	出游	1016
第八十六章	审讯	1028
第八十七章	挑衅	1041
第八十八章	侮辱	1047
第八十九章	夜晚	1057
第九十章	会面	1066
第九十一章	母亲和儿子	1079
第九十二章	自尽	1085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1095
第九十四章	表白	1102
第九十五章	父亲和女儿	1115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124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1134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142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154
第一〇〇章	露面	1164
第一〇一章	毒蛇	1170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1176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1181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司的签字	1190

第一〇五章	墓地	1200
第一〇六章	分享	1212
第一〇七章	狮窟	1229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237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247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253
第一一一章	赎罪	1261
第一一二章	离去	1270
第一一三章	旧事	1283
第一一四章	庇庇诺	1296
第一一五章	菜单	1306
第一一六章	宽恕	1313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320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圣母”瞭望塔的守望员发出信号——从士麦那出发，途经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埃及王号三桅帆船即将抵达。

和平时一样，一个领港员立即出发，在摩琴岬和里翁屿之间登上了埃及王号。

圣·琪安堡的平台上很快便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对于马赛来说，一艘船的入港无疑是一件大事，何况是“埃及王号”这样的船，它在马赛古老的佛喜船坞建造装配、载货出航，船主又是本城的人，这就更引人注意。

船渐渐地越驶越近，已安然越过了卡拉沙林屿的和杰罗斯屿之间由火山爆发形成的那个海峡，绕过波米琪，扯起上桅帆、前桅三角帆和后桅帆，自港口挺进。可是，它的行驶是如此缓慢异常，外表看起来又这般无精打采，以至那些看热闹的人心里本能地预感到了某些不祥的事情的发生。然而，有航海经验的人却非常清楚，如果确实有意外发生，也必定与船本身无关，因为这艘船的驾驶和行驶都没什么问题。领港员正在引导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入口，一个年轻人在他身旁打着迅速的手势，敏锐地注视着船的每一步运行，并复述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弥漫于人群之中的不安情绪使一位观看者无法忍耐下去，他不等帆船入港便跳入一只小艇，向埃及王号驶去，在里瑟夫湾的对面靠近了埃及王号。

领港员身边的年轻船员看到他来，就脱下帽子，离开岗位走到船边。这个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岁左右，身材瘦长，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

和一头乌黑的头发，身上流露出那种从小同风险搏斗的人所特有的镇定和坚毅。

“啊，是你，邓蒂斯，”小艇上的那个人喊道，“到底怎么回事，您的船为什么整个都显得这样丧气？”

“不幸极了，”年轻人回答道，“尤其是对我，真是不幸极了！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勇敢耿直的船长黎克勒！”

“那货呢？”船主急切地问。

“货算是安全到达了，摩莱尔先生，我相信您会在这方面感到满意的，但黎克勒船长、那个可怜的人……”

“他究竟怎么了？”明显松了一口气的船主接着问，“那个勇敢的船长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掉到海里死的吗？”

“不，先生，是脑膜炎带走了他的生命，他临终前痛苦极了。”接着他转过身去向船员大声喊道，“全体注意，准备下锚。”

所有的水手依令而行。船上总共有八到十个水手，他们马上行动起来，有的立即奔向主帆脚索，有的奔向三角帆，有的守候在升降索旁边，还有的待在转帆索和绞帆索旁。

那位年轻水手无精打采地环顾四周，发现他的命令确实已得到了迅速的执行，就又转过去面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船主重新捡起话头，继续说道。

“唉，先生，谁也料想不到啊！在离开那不勒斯之前，黎克勒船长同那不勒斯港务长交谈了很长时间。船离港时，他就感到有些不舒服。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他就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

“按照惯例，我们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他被裹在吊床里，头脚各绑了一只三十六斤重的大铁球，就葬在了艾尔及里奥岛旁边。他的荣誉勋位十字奖章和佩剑，我们都带回来给他的遗孀。他这一生真算是没有虚度了。”他惨然一笑，接着道，“和英国人打了十年的仗，最

终还能像常人一样死在床上。”

“就是这样，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要知道，人总是会死的，老年人最终要给青年人让路，不然，青年人就没有办法晋升了。你刚才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物完好无缺，摩莱尔先生，我担保。这次航行至少可以给您带来两万五千法郎的盈利，我想。”

此时，船刚过郎德塔，年轻人喊道：“绞帆，慢行！”

命令马上得到了执行，就像在战舰上一样。

“落帆！卷帆！”

最后一声命令一落，所有的帆都降了下来，帆船在惯性下，以几乎无法觉察的速度前移。

“现在，请您上船吧，摩莱尔先生，”看到船主有些急不可待，邓蒂斯说道，“您的会计邓格拉司刚从船舱里出来，他会告诉您所有您想知道的情况。我还得照看下锚和把这只船挂住。”

不容他再说，船主立即抓住邓蒂斯扔下的一条长绳，以水手的敏捷，爬上帆船的阶梯，而邓蒂斯则回去执行他大副的任务，让那个叫邓格拉司的人去和船主交谈。邓格拉司也已向船主迎来。

这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脸上阴沉沉的，流露出谄上欺下的本来面目。此外，除了他会计的头衔之外，他的作风也引起水手们的厌恶。他在全体船员中受到普遍的憎恨，其程度正如爱德蒙·邓蒂斯所受到的喜爱那样。

“啊，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船上发生的不幸您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可怜的黎克勒船长啊！他可真是个好勇敢诚实的好人！”

“并且他是最优秀的海员，已经在碧海蓝天中磨炼得成熟老练，承担摩莱尔父子这样重要的公司的利益重任，他应该是最佳人选了！”邓格拉司答道。

“不过，”船主目光瞅着正在照看下锚的邓蒂斯说道，“我认为，

邓格拉司，一个海员要熟悉本行，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非得上了年纪才行。看看我们的朋友爱德蒙，我觉得，他不必向任何人请教就已经很称职了。”

“不错，”邓格拉司说道，冷冷地瞟了邓蒂斯一眼，眼神里满是嫉恨，“不错，毫无疑问他很年轻。船长刚咽气，他连别人的意见也不征询一下就发号施令，并且让我们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而没有直接返回马赛。”

“关于这艘船的指挥权的接管问题，”船主说，“那是他身为大副应尽的责任。至于船在爱尔巴岛延误了一天半时间，除非这艘船需要修理，否则那就是他的不对。”

“这艘船的状况就像您和我的身体一样良好无恙，摩莱尔先生，这一天半时间的延误完全是因为他突然心血来潮，想上岸游玩而白白浪费掉的，事情就是这样。”

“邓蒂斯，”船主转身向那个年轻人喊道，“你过来一下。”

“请稍等，先生，”邓蒂斯说，“我马上就过来！”

接着他向全体船员喊道：

“抛锚！”

铁锚立刻被抛落水中，铁链下落时发出互相碰撞的叮当声。虽然有领港员在场，邓蒂斯还是坚持做完他职责内的事情，直到这道最后的工序操作完毕。接着他又补充道：

“把公司的旗换成狭长旗，下半旗！斜放横桁！”

“您看，”邓格拉司说，“我敢说，他已经自封为船长啦！”

“事实上他的确已是船长。”船主说。

“但那还需要您和您的合伙人的签字才行啊，摩莱尔先生。”

“他为什么不应该获得这个职位呢？”船主说，“他很年轻，这我非常清楚，不过我认为他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并且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邓格拉司的眉头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道，“现在船已经下锚

停好了，我来听您有什么吩咐。您刚才是在叫我，对吧！”

邓格拉司向后退了几步。

“我想知道，船为什么要在爱尔巴岛停留？”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先生，那只是为了执行黎克勒船长的最后一个命令。他临终的时候，让我把一包东西交给柏脱兰元帅。”

“那么您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元帅。”

“见到了。”

摩莱尔打量周围，然后把邓蒂斯拉到一边，猝然问道：“陛下还好吗？”

“看起来身体非常健康。”

“这么说你已见到了陛下？”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刚好走了进来。”

“您和他讲过话吗？”

“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邓蒂斯微笑道。

“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向我打听关于这艘船的一些事情——什么时候到马赛，走了什么航线，运了些什么货，等等。我想，船上要是没有装货，而且船主又是我的话，他会买下这艘船的。但我告诉他，我不过是大副罢了，船是摩莱尔父子公司所有的。‘哦，哦，’他说，‘这家公司我知道，摩莱尔家族世代都当船主的，我镇守瓦朗斯时，就有一个姓摩莱尔的人在我们那个团队里服役。’”

“一点不错，真是那样的！”船主兴奋地嚷道，“那是我叔叔波立卡·摩莱尔，后来他当过上尉。邓蒂斯，您一定要告诉我叔叔，说陛下依然记着他，您将会看到这个老军人被这个消息感动得掉眼泪，”他亲密地拍拍邓蒂斯的肩膀，接着说，“邓蒂斯，您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爱尔巴岛靠岸，这样做非常好。只是，您把一包东西带给元

帅，并和陛下交谈的事情要是被人知道的话，您就要受到连累了。”

“先生，您为什么说这会连累我呢？”邓蒂斯说，“我甚至连我带的东西是什么都一无所知，而且陛下只不过是问了来客几个问题而已。噢，对不起，卫生署的检疫人员和海关官员朝这边来了。”

“哦，你去忙吧，亲爱的爱德蒙。”

年轻人于是向舷门那边走去，他一离开，邓格拉司就凑近前来。

“看来，”他说，“他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来向您说明为什么在费拉约港停留了吧！”

“是的，非常充分的理由，亲爱的邓格拉司先生。”

“啊，这样就好极了，”邓格拉司说道，“看到一位同事没有尽到职责，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邓蒂斯已经尽到职责了，”船主回答，“这就用不着再多说了。他到这个岛上耽搁一下是黎克勒船长吩咐的。”

“说到黎克勒船长，船长有一封信邓蒂斯转交给您了吗？”

“给我？没有啊！他是有封信要给我吗？”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黎克勒船长还把一封信交托给他。”

“您指的是哪一包东西？邓格拉司。”

“就是邓蒂斯顺便留在费拉约港的那包东西。”

“您怎么知道他把一包东西留在了费拉约港呢？”

邓格拉司顿时面皮涨得通红。

“我从船长室经过时，房门正好半掩着，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邓蒂斯。”

“他一点都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船主说“要是信，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邓格拉司低头想了一会儿。

“那么，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我请求您不要向邓蒂斯提起这件事，可能是我搞错了吧。”

这时，年轻人走了过来。邓格拉司见机离开了。

“喂，亲爱的邓蒂斯，您现在有空了吗？”船主问。

“有空了，先生。”

“您办事没用多久。”

“是的，我给海关人员交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至于其他的证件，我已经交给了领港员，他们已有人随他去拿了。”

“这么说您在这里没其他事要办了吧？”

邓蒂斯飞快的环顾周围。

“没有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那您愿意和我们一同去吃晚饭吗？”

“请您原谅，摩莱尔先生，很抱歉。我得先去看望我父亲。不过，对您的盛情，我还是非常感激。”

“您这样做很对，邓蒂斯，很对，您是个孝子，这我早有耳闻了。”

“这……”邓蒂斯有点犹豫，“我父亲最近身体怎么样，您知道吗？”

“亲爱的爱德蒙，虽然我最近并没有看到他，但我相信他身体很好！”

“是的，他总是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

“这至少可以证明，您航海在外期间，他不缺什么东西。”

邓蒂斯笑了笑。

“我父亲为人倨傲得很，先生。就算他连饭都吃不上了。恐怕除了上帝之外，他绝不会跟任何人要求什么东西的。”

“那么好吧，您还是先去探望令尊吧，我们等您回来吃饭。”

“还得再次请求您的原谅，摩莱尔先生，看望过我父亲之后，我还得拜访另一个人。这对我来说同等重要。”

“噢，不错，邓蒂斯！我差点忘了在迦太兰人之中，有一位正在像您父亲一样，心急如焚地等您归来呢！——那美丽的美茜蒂丝。”

邓蒂斯不由得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那没什么好奇怪的，她到我这儿来过三次了，打听有没有埃及王号的消息。嗨，爱德蒙，你有一位漂亮迷人的

情人啊!”

“她不是我的情人，先生，”年轻水手郑重地宣告，“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候，两者都是一回事儿。”船主笑道。

“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回事，先生。”邓蒂斯回答。

“好了，好了，亲爱的爱德蒙，”船主接着道，“我就不留您啦。您为我做事这么优秀，所以我应该让您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自己的事情。您手头缺钱吗?”

“不缺，先生。出海工作的差不多三个月的薪水都在这儿呢。”

“您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年轻人，爱德蒙。”

“而且我有一位可怜的父亲，摩莱尔先生。”

“对，对，我非常清楚，您是一个孝子。去吧，去看望您父亲吧。我也有个儿子，如果他出航三个月回来时，有人要把他留住而远离我，我肯定会对他非常恼火的。”

“那么，我可得走了，对不起啦，先生。”年轻人行着礼说道。

“好的，如果您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要给我说，您可以走了。”

“没有了。”

“黎克勒船长临终前，没有把一封信托付给您转交我吗?”

“他那个时候已经写不了信了，先生，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得跟您请半个月假。”

“是要结婚吗?”

“是的，先要结婚，之后还要到巴黎去一趟。”

“好，好！我给您准这段时间的假，邓蒂斯。船上的货要六个星期才能卸完，再次出海还得在三个月之后，只要您在三个月之内回来就行。埃及王号，”船主拍拍年轻海员的肩膀，“没有船长是不能出航的。”

“没有船长!”邓蒂斯大声说道，眼底里闪烁出兴奋而愉快的光芒，“请留意您说过的话，先生，您触到了我心底隐藏最深的希望。您是说我将被任命为埃及王号的船长了吗?”